



鸢尾花丛书 01

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

用一生悼念一日的悲痛



Anne Godard

L'Inconsolable
无法抚慰

[法]安娜·戈达尔 著 管筱明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鸢尾花丛书

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



Anne Godard

L'Inconsolable
无法抚慰

[法]安娜·戈达尔 著 管筱明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法抚慰 / (法) 戈达尔 (Godard,A.) 著;管筱明 译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5404-3845-2

I. 无. . . II. ①戈. . . ②管. . . III. 长篇小说—

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0503 号

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:

www.xdwh.com.cn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.cn

实名: 兄弟文化

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*L'Inconsolable*

© 2006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

图字: 18-2006-094 号

无法抚慰

鸢尾花丛书 01

著者: 安娜·戈达尔 (Godard,A.)

译者: 管筱明

责任编辑: 朱艳丽 李一枝

出品: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

印刷: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字数: 63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ISBN 7-5404-3845-2

出版人: 刘清华 李永平

市场总监: 张 辉

装帧设计: 兄弟文化

E-mail: editor@xdwh.com.cn

邮编: 410014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5

印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2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

010-8447-8818

0731-430-2677



花 基 芬 蘭 莖

阿 文 升 能 國 新

鸢尾花，多为蓝紫色、白色、黄色，五月开花，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，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“彩虹”之意，喻指花色丰富。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，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。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，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。



鸢尾花丛书

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1 《无法抚慰》 | [法] Anne Godard |
| 02 《一个不重要的秘密》 | [法] Agnès Desarthe |
| 03 《沉默女王》 | [法] Marie Nimier |
| 04 《我妻子的五张照片》 | [法] Agnès Desarthe |
| 05 《昆虫》 | [法] Claire Castillon |

她们来了

她们来了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，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，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“新一代”：安娜·戈达尔、阿涅斯·德萨特、葆拉·康斯坦、玛丽·尼米耶、弗朗斯·雨泽、克莱尔·卡斯蒂蓉等等，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，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，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“新声音”。

法国女人，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·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·德·波伏娃，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，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，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、深刻、隽永的语言。

曾经带着文字，她们来过：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弗朗索瓦兹·萨冈，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，安妮·埃尔诺等等，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，引发过我们的思索，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。

然而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，我们

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、寂静的和短暂的。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。

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。现在，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。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！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：一个深长焦，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，让我们把她们读透；一个大广角，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，让我们把她们看全。

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，“新一代”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，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，人性最隐秘的角落，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“人”的灵魂呐喊。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，过去与现实的联系，不同人之间的关系（母女、夫妻、朋友等），表达中的困惑，理解与被理解；剖析着爱情和欲望，回忆和梦境，孤独和不安，欢愉和痛苦。

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，又是在读思想；既能观人，又可以自省。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，她们生活在我们平行的时代，她们的处境，承受的压力，遇到的困惑，与我们多少相似。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，一扇对话的窗口。

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，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。

这种感受是从外面来的，渐渐地，就像一只手重重地搭上你的肩头，也许它会让你回想起一件陈年往事。你一直坐在床沿上，悬着两只脚晃荡，目光茫然，什么也不想，不知道这样呆坐了多久。你寻思你受了许多苦，若在平时，想到这层也就够了，并不需要再想更具体的细节。平时，你甚至喜欢这种感受，可现在你也许不应该让它侵入你的体内。屋里一片寂静，一切活动都似乎停止了。正值午休时刻，到处都沉浸在昏睡之中，让人以为身在寅夜。阳光被切成一根根长条，从百叶窗缝里钻

进来，照在暗幽幽的室内，明晃晃地煞是扎眼。在地板上，你还是感到了阳光那火辣辣的热力。他们都到哪儿去了？你的声音传到耳朵里，显得细弱、空洞、失真。你喃喃吐出几个词语，也不管它们能够表达什么意思，只是试着确信自己的存在，感知自己还在，不管怎样，还活着，还有一口气。你伸出脚尖，触到壁炉边缘。石砌炉台的丝丝凉意慢慢地把你拉回自己的表面。你真希望有人过来，可是没有人来，没有人听到你的声音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一直就生活在一个荒凉的世界，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实：你还活着。

夜幕终于降下来了。花园里，轻风吹动悬铃木的枝叶，簌簌的声响传入你的耳朵。世界突然一下就复原归位了。再过一会儿，你会换上一副假面孔，准备去吃晚饭。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从孩提时代起，每天晚上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在静寂中闷住你内心世界缓慢崩塌的声音。你今天还会像从前那样，保持沉默。你一如既往，会怨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觉察到。机械的动作。起身，穿衣，下到花园，微笑，谈论天气。昨夜是那样热。一如平常，只睡着了很小一会儿。平时一到四点，乌

鹅就开始啁啾，可是昨日我觉得它们叫得太迟了。清晨室外的声音，狗四处乱跑，田鼠在枯叶上溜过，嗞嗞直响，有一只鸟在鸣唱，可是你听不出是什么鸟，汽车在国道上疾驰，飞机有时在空中掠过，它们离地面这样近，以至于有人忍不住寻思，它们要在哪儿降落。进食，却不像从中得到了快乐。忙着干活。无话可说，要不就是叙说一些琐碎的事情。一篇篇推迟阅读的报刊文章，一期期等待翻阅的报纸，摞做一堆，越摞越高，可你却不能狠下决心，干脆不读，将它们扔掉。昨夜在失眠之中，你收听电台广播，节目非常有趣，夜里的节目总是很有意思，你虽不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，可你知道那是真正的精彩。你拿起一本书，想随手翻翻，尚未翻到头就一扔了事，因为那本书和很多书一样，是那样乏味，那样平庸。你对文学不感兴趣，因为它不能再给你带来什么，现实已经超出文学太远。你觉得论文专著没有意思，不知为什么，你总认为它们不堪卒读。你觉得能够吸引你的，惟有见证实录。甚至，你觉得最难以抗拒的，是灭绝集中营、尸体堆、工业化的屠杀、作为群众政治武器的拷打与暴力侵犯。惟有这些方面的叙述才是你愿意阅读的。拉扯得太高，变得尖噪耳的假噪

子。无血无肉的词语，你身边的词语，一如其余词语，你说的一切，做的一切。这是他们的惩罚，他们本来只要来这里就行了，哪怕是今天下午他们都可以来，但他们却迟迟没有露面。

昨夜真是奇怪，两点二十九分，电话铃响起来了，大概是拨错号码了，刚刚伸手摘下听筒，铃声就停了。接下来，今早五点四十三分，电话铃又响了。这个时辰来电话，也还是让人觉得奇怪，因为人们一般是不会在这时刻打电话的。这么一折腾，你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不过这也好，因为一连好多个晚上吵得你睡不着的呼噜声，你现在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，原来是一只刺猬。你从窗户往外望，在一棵紫藤下面看见它了，它就在那里打呼噜。你本来舞着手电筒，是想看看呼噜声是从哪儿传来的，没想到光柱竟把那小家伙惊醒了。它倏地一下就溜之大吉。时间虽短，但你还是看清了它的身影。你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，这么个小不点儿，打出的呼噜竟是这么响。此外，你从未想过，也从未说过，一只动物竟能和人一样打呼噜。你本以为打呼噜的是一个流浪汉，一个酒鬼，好几夜以来，他躲在花园里，想安安稳稳睡一觉，通过休息来醒

酒。花园啊，多么美丽的花园，终于从漫长的冬日醒过来了。茉莉花、紫藤、牡丹……各种花草萌发新芽，绽放花苞。早两天，清晨七点时分，天气还是凉凉的，现在一下就转热了，又热又闷。昨日，在跳蚤市场，你做了一笔买卖，买了几件二手衣服。它们差不多还是新的，大小也正合适。惟一的不足也许是颜色，你觉得它们稍微艳了一点。你不会有胆量经常穿的。你寻思它们是否紧了点。不过你试也没试，就买下来，这么单生意，值得试吗，再说当今之世，什么东西都那么贵，这么便宜的东西不就等于白捡？可不管怎么说，这衣服会引人注意吗？如果不，你会把它们送人。你总是找得到一些受主，把一些不值钱的衣服送出去。虽说你买那些东西讨价还价，要商家打了折，可终究还是不适合你穿。你想，那些人也是些无价值的人，是被别人讨价还价打折扣的人，也并不适合与你交往。可说到底，适合与你来往的人绝不会有，让你觉得自己有某种价值的人也绝不会有。而且所有人，你觉得所有人都用他们逆来顺受的逢迎，用他们畜生一样忍受你的凌辱的态度来烦你。他们张大嘴巴，咽下从你嘴里出来的那一大堆咒骂。他们并不挑剔，什么都吃，是真正的杂食性动物，尽管他们沉

稳平和，一副反乌类动物模样。于是，你拼命拿东西灌他们，他们从不抗议，你一说话，他们就闭了嘴，一副毕恭毕敬，听明白了的神气。可是，这并不仅仅是那种听你说话，不发牢骚的尊敬，好像他们并不仅仅是听明白了你惟一要对他们说的话，即“不”。你劈面对他们吼一声“不”，而他们却微笑着望着你，样子又平和又友善。这世上是有些事情需要理解，可你要是挨了人家一耳光，就不会试着去理解，而是会作出反应，还他一耳光。然而他们却是不声不响，装聋作哑，死人一样。他们之所以忍气吞声，是因为他们不清楚，如果打断你那番又臭又长的话，你会做出什么行动。于是他们宁愿隐忍，也不和你对着干。他们也是活该，看够了你的白眼，受够了你的漠视，热脸贴够了你的冷脸，却还自以为是英雄，因为他们像傻子一样浑然不觉地忍受住了，没有半句抱怨。接下来是突如其来的冷场，你没有办法打破，那就再吃点东西吧，因为无话可说。你尽量装出快活的样子，可是你很清楚，此法并无收效，但你只能如此，既然你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信息。这样的局面早已形成，要想改变已经为时太晚。

你坐在床上，电话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。你在等待，却又不肯对自己承认。今天下午，你一直走到了大门口，看挂在栅栏边的信箱里有没有信。没有你的信。昨天也没有。要是明天有了，为时就晚了。难道他们都把你忘记了？今晚，你等着什么人来电话，告诉你他在回首往事，在想念你。可是没有谁会来电话的，你很清楚，这种事情绝不可能。你明明知道，你固执地记着一些日子，你对日历的那份忠诚，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病态，可你还是等着，你什么事也不干，就守着身边那部沉默的电话机，就等着铃声蓦地响起来吓你一跳的时刻，虽说你自己也不相信那个时刻会来。你知道今晚不会有电话了，即使铃声响起来，也只是某人打错了地方，记错了号码，并不是有意打的，或者只是某人出于偶然，抓起电话随便找人说说话而已，并没有想到今天就是那个日子。即便如此，与一个不知你的心情的人客客气气地，或者稍稍亲切地说几句话，你也会觉得快乐。不过你的快乐会让对方困惑，他在挂上电话以后，也许会寻思，今日是否碰上……他会觉得苦恼，因为他无法肯定，因为他没有任何暗示，因为你没有对他作任何启发，没有说任何特别的话，然而他会越来越认定，今天就是

那个日子。于是他也不敢再来电话，告诉你他刚才忘记了那个日子，这会儿又想起来了。他之所以不敢，是因为他害怕被人嘲笑。可是他为什么又打头一通电话呢？因为他希望，你根据他不迟不早，正好今晚来电话这件事情，判断他记起了那个日子，仅仅是出于羞怯，才没有明说罢了。如果他想到，你知道他没有记起那个日子，只是为了让他免于尴尬才不说穿，是会懊恼的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他会认为，你什么也不提，正是为了把他置于尴尬的境地。他责备自己胡乱猜疑别人，是小人之心，打算过几天再给你打个电话，问你这些日子过得怎样，是否十分艰难。他会尽力在自己的声音变化里，糅进所有无声的关心。要是狗儿听见了他的问候，也会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团团转哩（法语，*muette* 有无声之义，亦有犬舍之义。于是作者的意识流到了狗这里。——译注）。如此一来，他就让你明白，他是记得的，他让你感到他的体贴温情，同时也向你肯定，那天他虽然没有明说，却还是向你表达了全部的同情与关心。是真朋友还是你经常指责的那些只关心自己的假朋友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关心与同情。他那样局促不安，那样口拙舌笨地求你原谅，使你大觉安慰。

你呢，从来就有一个专门的记忆库用来存放日期。所有日子：生日、节日、受洗日、结婚日和死亡日，你通通记得。今晚，你按着日子与人组成的配合，不慌不忙地在日历上行走，把所有能够、也应该记起那个日子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你想到那些不可能把那个日子遗忘的人，因为它与另一个日子有联系，它们从来就是捆在一起的。那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日子，你从不曾忘记向他们表示祝贺。你秘密探访那些冷漠无情的人，他们甚至都没生出一丝犯罪感，你敲打那些尚未打定主意的人的家门，其实他们如果做点努力，还是可以冒险来个电话的。你希望他们为没有来电而觉得不好意思，希望他们不安，不自在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他们也许是在电话机前犹豫了，大概是生出了一丝疑虑，那疑虑就像一帧画面，在他们的脑海里一闪而过，快得都来不及抓住。日子。他们确实没有想起那个日子。今晚，他们完全缺失了记忆，可是明天呢？明天，他们或许会想起来，于是他们就会为这个过错而怨恨自己。不过明天他们是不会来电话的，因为不应该忘记的，不正是准确的日子吗？他们也不会写信，因为明天再写信，不是太晚了吗？他们把日期写早几天也没用，你只要瞟一眼

邮戳，就知道信是哪天发的。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，因为这样做太容易被人看穿了，真的，这样做太笨拙，还是保持沉默为好，不要把你当傻瓜，他们会在心里为自己这样辩护。他们认为，在他们不愿意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敢再打电话的，而你知道，他们现在也不再愿意打了，他们认为这事太久了，应该转到别的事情，活人与活人的事情上去，他们私下里这样说。这些人认为，他们的沉默是合情合理的，虽然比一场凌辱更伤人，但要给它安个罪名，却比凌辱要难得多。这些人，你尤其希望这些人今晚感到不安，虽说他们找了种种理由来为自己开脱。你也许希望，他们不小心吃得太饱，从而睡不安稳；你希望他们夜里会觉得恶心，希望生活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来压迫他们。当你徒然等待电话的当口，你希望能够安慰自己，说他们受到他们的遗忘或者拒绝、冷漠或者不友好的惩罚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就是无法入眠。你愿意相信你的思想有力量，相信你还拥有一种神秘的威力，不管他们躲藏的地方离你多远，你都可以惩罚他们。你正是在等待之中才感受到他们的抛弃的，他们忘记的是你的日子，他们只是在关于你一个人的事情上变得容易遗忘，而你却把所有事情记得清清楚楚